

说世界文学史,是一道可仰望敬崇的柔美抛物线,十九世纪文学是抛物线的最高点,二十世纪是自这高点一跃而起后的下落线,且落速比十九世纪百年的扬速还要快——这观点来自那些

为不变信仰的作者、读者和论家,所以文学中会有“现实主义是常青树”和“不倒的巨人”之说。

我坚信十九世纪文学是世界文学之高峰。可我还坚信,二十世纪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另外一座文学之高峰。毫无疑问,二十世纪文学是从十九世纪辗转走将过来的,若十九世纪写作起脚于十八、十七或更为古早的写作与神话,则二十世纪之写作,与十九世纪写作的

分别和相异,要比十九世纪的文学与十八世纪的写作联系大得多。我的新书《二十世纪写作十二讲》,讲的正是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写作的不一样或截然不同一样。

鲁迅出生于1881年。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。鲁迅在1913年32岁时,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古文小说《怀旧》后,又五年的1918年,写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次年三月写了《孔乙己》,四月写了《药》。1920年,写了《明天》《一件小事》《头发的故事》和《风波》。1921年,写了他最重要的小说《故乡》和《阿Q正传》

平时工作,接触基层社区蛮多。基层干部也会在扯扯“工作家常”的时候,说一些心里的真实感受。有一次,说到小区与居民之间已普遍建立起来的“社区群”,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发声,怕居民“不响”;居民有诉求,发声,也怕社区工作人员“不响”,半天没有回应,或者即使有回复了,却是“稍等”“已反映上去”之类,然后就没有了后文,与“不响”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当然,如今提倡基层精细化治理,群里社区工作人员“不响”的情况少多了,许多地方都建起了首问负责、第一时间回复响应等制度,“响”,不太成问题。有的还更进一步,提出解释不等于解决,即使一时难解决的难题,只要能解决、应解决,就应滚动起解决的“进度条”。所以,“响”,要响得更

有质量。有的老公房,一下大雨,顶层住户就精神高度紧张,只要雨量充沛到一定程度,准保室内下起小雨。住户在社区群里发了“响”,首问负责,第一时间“响”应,物业人员马上到达,上楼顶,察雨情,应急补救,撸起衣袖掏树叶、通管道、清积水。但,下次一下大雨,怎么办呢?总应该统筹施策,天沟不畅的重整天沟,管网不通的疏通管网,顶坡陈旧有破损的及时修复顶坡。社区群里居民的这一类“响”,如果能够逐渐变得“不响”了,那就说明,社区里解决问题的“滚动条”,一直在推进。

居民渴望回应,其实社区工作人员也蛮希望居民在群里有互动。热心换热心,热情换热情。特别是年轻工作人员,刚进入基层岗位,思路活、干劲足、热情高,特别渴望居民的热情鼓励。小区里电力检修、楼道更换公共路灯、清理水箱,等完工以后,往往会

在群里喊一声“来电来水亮灯了的,大家都在群里说一下”。有时候,群里却“不声不响”,或者应者

零零星星、稀稀拉拉,工作人员就难免会失望。一位资格较老的社区人员马上接了一句:“以后在群里不妨这样说,还没有来电来水亮灯的住户,请马上在群里告知。”年轻工作人员眼睛一亮,深受启发。这才是解决问题的“问题意识”,居民当然领情。

年轻工作人员下一次是否试过老法师的建议。我没有打听。应该效果不错,真切的关心,总有真切的感谢。

如今,各种群,日益代替了书信、通话和面对面的对话。其背后,依然是人心的互动,不仅没有变,反而越来越细腻,越来越需要换位的理解和响应。



走过二十世纪文学的崇山峻岭

阎连科

世纪写作的不一样或截然不同一样。

鲁迅出生于1881年。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。

鲁迅在1913年32岁时,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古文小说《怀旧》后,又五年的1918年,写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次年三月写了《孔乙己》,四月写了《药》。1920年,写了《明天》《一件小事》《头发的故事》和《风波》。1921年,写了他最重要的小说《故乡》和《阿Q正传》

平时工作,接触基层社区蛮多。基层干部也会在扯扯“工作家常”的时候,说一些心里的真实感受。有一次,说到小区与居民之间已普遍建立起来的“社区群”,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发声,怕居民“不响”;居民有诉求,发声,也怕社区工作人员“不响”,半天没有回应,或者即使有回复了,却是“稍等”“已反映上去”之类,然后就没有了后文,与“不响”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当然,如今提倡基层精细化治理,群里社区工作人员“不响”的情况少多了,许多地方都建起了首问负责、第一时间回复响应等制度,“响”,不太成问题。有的还更进一步,提出解释不等于解决,即使一时难解决的难题,只要能解决、应解决,就应滚动起解决的“进度条”。所以,“响”,要响得更

有质量。有的老公房,一下大雨,顶层住户就精神高度紧张,只要雨量充沛到一定程度,准保室内下起小雨。住户在社区群里发了“响”,首问负责,第一时间“响”应,物业人员马上到达,上楼顶,察雨情,应急补救,撸起衣袖掏树叶、通管道、清积水。但,下次一下大雨,怎么办呢?总应该统筹施策,天沟不畅的重整天沟,管网不通的疏通管网,顶坡陈旧有破损的及时修复顶坡。社区群里居民的这一类“响”,如果能够逐渐变得“不响”了,那就说明,社区里解决问题的“滚动条”,一直在推进。

居民渴望回应,其实社区工作人员也蛮希望居民在群里有互动。热心换热心,热情换热情。特别是年轻工作人员,刚进入基层岗位,思路活、干劲足、热情高,特别渴望居民的热情鼓励。小区里电力检修、楼道更换公共路灯、清理水箱,等完工以后,往往会

在群里喊一声“来电来水亮灯了的,大家都在群里说一下”。有时候,群里却“不声不响”,或者应者零零星星、稀稀拉拉,工作人员就难免会失望。一位资格较老的社区人员马上接了一句:“以后在群里不妨这样说,还没有来电来水亮灯的住户,请马上在群里告知。”年轻工作人员眼睛一亮,深受启发。这才是解决问题的“问题意识”,居民当然领情。

年轻工作人员下一次是否试过老法师的建议。我没有打听。应该效果不错,真切的关心,总有真切的感谢。

如今,各种群,日益代替了书信、通话和面对面的对话。其背后,依然是人心的互动,不仅没有变,反而越来越细腻,越来越需要换位的理解和响应。

如今,各种群,日益代替了书信、通话和面对面的对话。其背后,依然是人心的互动,不仅没有变,反而越来越细腻,越来越需要换位的理解和响应。

等。而在遥远的地球那一边,1912年,卡夫卡29岁时,写出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判决》后,在同一年的11月至12月,写出了后来让世人愕然的《变形记》。这一年的冬天至次年春,他写了重要的

的《司炉》,又为1912—1914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《美国》的第一章。1914年的8月4日至18日,他写了另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《在流放地》。1914至1918年,他在断断续续完成《诉讼》期间,还写有《乡村医生》《新律师》和《在剧院顶层楼座》等短篇。

卡夫卡的生命终止于1924年,是完成他最重要的长篇《城堡》两年后。鲁迅的生命终止于1936年,是在写完《故事新编》的后一年。这儿我们罗列他们的生平和小

说,其真正的目的是,为了说明或揭开,那张就在大家面前却都视而不见的文学面纱——原来鲁迅和卡夫卡,竟是同一时代

人,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写作的。鲁迅在1918至1925年的八年间,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《呐喊》《彷徨》两部小说集。而卡夫卡在这大体上的同一时间段——1912年至1924年6月病逝前,写完了他所有最重要的作品,如《变形记》《在流放地》《诉讼》和《城堡》等。更为具体地说,1921年,鲁迅在写他最重要的小说《阿Q正传》时,已经是卡夫卡写出他最重要的小说《变形记》的九年后,正在写他进一步震惊世界文学的《饥饿艺术家》,并着手准备写《城堡》。这儿粗略地将二位作家的生平与作品并置在一起,要说的其实就是以下几桩事:

一、鲁迅和卡夫卡,确实实是同一时代人,并在同一时代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写作的。

二、鲁迅是我们华语文学的领航人,然不能否认的一点是,鲁迅以及他之后的老舍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萧红等,这些今天依然在中文华语里,成为我们文学之旗的伟大作家们,他们那时的写作总体大向是,向已经过去的十九世纪文学靠拢、丰富和致敬,而非向未来二十世纪的文学创造走过去。

三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月里,当我们中文华语的写作在向过去的十九世纪文学靠拢和致敬,并罕见而伟大地弥补了我们从文言文

中挣出樊篱进入白话文学的时代后,是

的沉稳厚重、罗曼的拱顶及火焰哥特的尖塔布局巧妙完美结合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,无论山顶上的修道院还是山脚下的古镇,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、和谐共生,仿佛是自然与人文交织而成的天合之作,堪称无与伦比的建筑奇观。也正是其独树一帜的美学价值,吸引了我们来到并摄影——镜头下旭日的光辉洒满整个海湾,天空与水面被染成金橘与玫瑰红的交响,仿佛火焰燃烧在海天之间。圣米歇尔山梦幻般矗立于潮水之上,修道院的尖顶刺破朝霞的天幕,倒映在蜿蜒的流光溢彩之中。我不由得轻按快门记录下这静谧、壮美、动人心魄的视觉颂歌!

张廷文并摄

上海入梅了,写梅雨的诗词很多,南宋“江湖诗派”鼻祖赵师秀的这首《约客》是最著名的一首诗,进入了小学的课本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细品这首诗,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的传神之处不是“黄梅时节”,而是极为平常的三个字“家家雨”。家家雨,不仅有时雨、处处雨的意思,还下到了人们的家里、心上、情绪中。

梅雨进入诗词,还有一首,当时就暴得大名,后来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欣赏,那就是北宋词人贺铸的《青玉案·凌波不过横塘路》:“试问闲愁都几许?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。贺铸因为这句好词博得一个美称:“贺梅子”。其实,他不是为了写梅雨,他是用烟草(茂密如烟的青草)、风絮(随风翻飞的柳絮)、梅雨三个比喻,来形容见不到美人的愁绪,无边无际、绵绵不断。这种连续的比喻,语法学家有个专门的名词叫“博喻”。

连绵不断的雨有许多好处。对普通人来说,是在原本高温的季节送来了清凉。南宋词人赵彦端有“风雨只贪梅子熟,飏飏,却送行人一

边看边聊

一、鲁迅和卡夫卡,确实实是同一时代人,并在同一时代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写作的。

二、鲁迅是我们华语文学的领航人,然不能否认的一点是,鲁迅以及他之后的老舍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萧红等,这些今天依然在中文华语里,成为我们文学之旗的伟大作家们,他们那时的写作总体大向是,向已经过去的十九世纪文学靠拢、丰富和致敬,而非向未来二十世纪的文学创造走过去。

三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月里,当我们中文华语的写作在向过去的十九世纪文学靠拢和致敬,并罕见而伟大地弥补了我们从文言文

中挣出樊篱进入白话文学的时代后,是

的沉稳厚重、罗曼的拱顶及火焰哥特的尖塔布局巧妙完美结合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,无论山顶上的修道院还是山脚下的古镇,都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、和谐共生,仿佛是自然与人文交织而成的天合之作,堪称无与伦比的建筑奇观。也正是其独树一帜的美学价值,吸引了我们来到并摄影——镜头下旭日的光辉洒满整个海湾,天空与水面被染成金橘与玫瑰红的交响,仿佛火焰燃烧在海天之间。圣米歇尔山梦幻般矗立于潮水之上,修道院的尖顶刺破朝霞的天幕,倒映在蜿蜒的流光溢彩之中。我不由得轻按快门记录下这静谧、壮美、动人心魄的视觉颂歌!

张廷文并摄

如今,各种群,日益代替了书信、通话和面对面的对话。其背后,依然是人心的互动,不仅没有变,反而越来越细腻,越来越需要换位的理解和响应。

如今,各种群,日益代替了书信、通话和面对面的对话。其背后,依然是人心的互动,不仅没有变,反而越来越细腻,越来越需要换位的理解和响应。

黄梅时节家家雨

韩可胜

夜秋”。尤其是梅雨刚刚停下来,万物清明澄澈,气温还没有上来的短暂时刻,那种快乐,北宋词人周邦彦“梅雨霁,暑风和,高柳乱蝉多……此时情绪此时天,无事小神仙”,写得太透彻了。不能不说,宋朝人真的会享受生活。梅雨最大的价值,不是清凉,是它来得正是时候:江南水稻成长正需要大量的雨水。宋末元初诗人方回“若无梅子雨,焉得稻花风”,很直白,我很感动,江南鱼米之乡,岂能少得了梅雨?两宋之交的诗人曾几有一首诗“不愁屋漏床床湿,且喜溪流岸岸深。千里稻花应秀色,五更桐叶最佳音”,不是写梅雨,但是可以作为雨水和水稻关系的旁证,水稻离不开水。所以,凡食五谷杂粮的人,千万不要嫌弃梅雨。梅雨不是“霉雨”,虽然梅雨天高温尤其高湿,到处湿漉漉的,什么东西都容易发霉,有时候连人都有发霉的感觉,但我们必须坦然受之。

总是细雨绵绵,到底有些难受,所以出了梅雨的那一刹那,心情总是特别好,南宋诗人范成大《喜晴》:

华语,无论何样的写作与立场,也正是这样不惊不慌的坚守和自豪。曹雪芹、鲁迅、老舍、沈从文、张爱玲与萧红等,他们在小说创作上,是有永远与久远生命的,后人沿此道行是永远不会错脚的。但我们必须去想的一个问题是,我们这样守恒的回望和追脚,未免让我们今天的文学与创造,显得过分单一、单调而又过度同质同套的成熟了。

仔细地琢磨和究竟,今日华夏之中国,既然是世界上最为瞩目的一部分,那么文学就不该有让人瞩目的前瞻和创造吗?难道我们每天嘴里说着二十世纪的文学,却又要人落笔在十九世纪的稿纸上?二十世纪的稿纸在哪里?二十世纪的笔墨在哪里?倘若可以说,十九世纪文学是所有作家共同筑立的一座“人世文学”的珠穆朗玛峰,二十世纪文学是所有作家自身创造的、独有的崇山峻岭之连绵,

父家用的还是传统的热水瓶,瓶塞却是塑料材质的。倒出来的热开水,我闻着有一股子机油似的气味,轻微的刺鼻。我认为要换一只木塞子。爸妈却爹妈后吃,婆婆便发飙了,为什么你有鸡说,我们喝了那么久也没闻出什么味来,就你鼻子灵。

终于有一天,那只瓶塞开裂了,可是去哪里换,却成了个问题。那天,去看望父母时,路过一家杂货店,发现店里有卖,2元钱一只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连忙买了一只。心头一阵窃喜,似乎美好的一天从一枚木塞开始,那是一种想要什么就来什么的好好感。拿着这只木塞来到爸妈家,“罢工”好些日的热水瓶又开始上岗了。

吃过午饭与爸妈聊了一会天,怎么感觉二老有点心神不宁,不时地望望墙上的挂钟。原来老妈下午有社区手工课,老爸约了牌友,我成了一个“碍事”的人。呵呵,耄耋二老不屑于儿女陪伴,还有自己的生

活内容,好事呀,遂起身告辞。老妈又拿出一份大礼包给我捎给我婆婆。其实像这样的大礼包爸妈婆婆的原单位都发。然而,老人之间也像小孩玩过家家似的送来送去,图个礼尚往来的热闹,做小辈的只能遵命传递。婆婆家就更闹猛了。一进门,住家

公婆家就更闹猛了。一进门,住家

“窗间梅熟落蒂,墙下笋成出林。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”一个“喜”字道出了梅雨中的无奈,一个“方”字又道出了梅雨的漫长。明代画家文徵明“五月雨晴梅子肥,杏花吹尽燕飞飞”,写得也是无比的轻快。只是,出了梅雨,真正的夏天就登场了,酷暑,在我看来比梅雨更加难熬。

黄梅时节,江南连绵不断的雨是常态,但凡规则常有例外。遇到老天爷反常,也有不下雨或少下雨的时候,气象学家叫“干梅”或“空梅”。诗人曾几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”,写的就是这个场景。诗人范成大“梅子金黄杏子肥,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,唯有蜻蜓蛱蝶飞”,大概率也是写在雨水下的日子。

还有一首词,我觉得它把梅雨写得最美,可惜知道的人不多,那就是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《忆江南》:“歌起处,斜日半江红。柔绿篙添梅子雨,淡黄衫耐藕丝风。家在五湖东。”歌声、风声、雨声,声声入耳;红色、绿色、黄色,色色关情。我不知道撑篙的是少男还是少女,唱歌的是少女还是少男,总之,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演绎,太让人神往了。

那么我们该不该从这崇山峻岭中走过去,去寻找二十一世纪的稿纸、笔墨和文学?

《二十世纪写作十二讲》,不是所有爱写作者必走的一条路,一如《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》,亦不是所有热爱爱者的起笔处和落脚点,但它或多或少的,用课堂的讲稿之粗浅,说了一些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小说写作相异处的最基本常识。细细究起来,文学创作可能就是写作者从一种写作常识来,到另一种写作常识去。在这来去中,也许某一天,有人创造出了最终也为文学常识的新常识,这大约就是文学创作与创造,应该走出去的路和要迎面找寻着的路。我们的所有写作之求之力望,就是为了不总是停在某一段的路程上,而要从这一段走入下一段,要从下一段走出新一段。这个新一段,就是《二十世纪写作十二讲》,最要试着说的日常话。

2025年1月2日于北京

阿姨便告知,婆婆正在愠气。起因是阿姨煮了几个白煮鸡蛋,让午睡起床后的公婆一人一个当点心吃。婆婆先吃完,公婆后吃,婆婆便发飙了,为什么你有鸡说,我们喝了那么久也没闻出什么味来,就你鼻子灵。

终于有一天,那只瓶塞开裂了,可是去哪里换,却成了个问题。那天,去看望父母时,路过一家杂货店,发现店里有卖,2元钱一只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连忙买了一只。心头一阵窃喜,似乎美好的一天从一枚木塞开始,那是一种想要什么就来什么的好好感。拿着这只木塞来到爸妈家,“罢工”好些日的热水瓶又开始上岗了。

吃过午饭与爸妈聊了一会天,怎么感觉二老有点心神不宁,不时地望望墙上的挂钟。原来老妈下午有社区手工课,老爸约了牌友,我成了一个“碍事”的人。呵呵,耄耋二老不屑于儿女陪伴,还有自己的生

活内容,好事呀,遂起身告辞。老妈又拿出一份大礼包给我捎给我婆婆。其实像这样的大礼包爸妈婆婆的原单位都发。然而,老人之间也像小孩玩过家家似的送来送去,图个礼尚往来的热闹,做小辈的只能遵命传递。婆婆家就更闹猛了。一进门,住家

公婆家就更闹猛了。一进门,住家

幸福流水账

周珂银

阿姨便告知,婆婆正在愠气。起因是阿姨煮了几个白煮鸡蛋,让午睡起床后的公婆一人一个当点心吃。婆婆先吃完,公婆后吃,婆婆便发飙了,为什么你有鸡说,我们喝了那么久也没闻出什么味来,就你鼻子灵。

终于有一天,那只瓶塞开裂了,可是去哪里换,却成了个问题。那天,去看望父母时,路过一家杂货店,发现店里有卖,2元钱一只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连忙买了一只。心头一阵窃喜,似乎美好的一天从一枚木塞开始,那是一种想要什么就来什么的好好感。拿着这只木塞来到爸妈家,“罢工”好些日的热水瓶又开始上岗了。

吃过午饭与爸妈聊了一会天,怎么感觉二老有点心神不宁,不时地望望墙上的挂钟。原来老妈下午有社区手工课,老爸约了牌友,我成了一个“碍事”的人。呵呵,耄耋二老不屑于儿女陪伴,还有自己的生